

文水縣志卷末

志餘

志各以類何爲乎餘曰今志以沒世之名爲定惟節孝年六十者不在此例其他嘉言懿行現存者皆不得書杜請託也雖然人非有大功德照耀耳目迨至風微人往文獻無徵亦忘之耳如續志人物初無幾人二百年來必多湮沒不傳者矣茲特附於卷末以待後之論定且以嘉既往而勵將來設也名敗於已成行隳於末路公是公非難掩衆口今日登之他年削之亦其人之自致於志者何尤焉他如事涉吾邑或其人雖往猶存一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一

二軼事者亦著於篇

劉偉陝西朝邑人明正德間爲邑令有政績祀名宦後擢監察御史尋轉兗州知府得仙術尸解後隱平定山中爲人推命多奇中平定人甄給事成德歸德知府李念與弟鳳陽知府愈爲諸生時皆從之遊至省陳中丞琳曾與同臺偉卒究時琳巡按其地親弔之後識於市令家僮呼與俱來笑迎之曰人謂公仙去今果然能飲否應曰能能燒酒否笑曰君疑爲鬼物以燒酒相苦耶出一甌飲之輒盡後寓韓總兵家省臺聞而造之內有韓玉泉者偉甥也呼爲舅偉拂以手曰錯認方據牀繩麻

以手指某公某公皆若素識後不知所往此亦樂巴王  
喬之儔也

邑人王道立道光甲辰進士官陝西大荔知縣方病革時  
大荔鄉人有夜行者途遇儀衛騶從甚盛問所往曰澄  
城縣城隍赴任者懼伏道旁少頃肩輿過竊窺之則道  
立端坐其中歸以語人咸笑其妄翼日聞縣官卒於署  
卽所遇時也道立歷任蒲城等處皆有惠政歿而爲神  
理或然歟

生員李廷楫武良村人孝友忠厚鄰族稱之嘉慶十六年  
閏三月其村新莊街爲塞東流水道與張某成訟邑侯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二

郭公詢於廷楫對曰沿舊例隋道取土俾水東流入池  
積潦得有所歸並無害於張舍塞本不應訟亦多事郭  
侯親詣勘驗如李言案遂定里人以一鄉善士匾表其  
門噫今有唆人爭訟好刀筆務欺誰者以視廷楫詎非  
覲然人面哉

王體文武度村人萬洪子慷慨好義有父風均賦役釋爭  
訟里黨咸奉其教性尤急公家非鉅富凡捐輸七次無  
吝色皆黽勉從事

武大啟南街人由監生捐州同九歲失恃年二十父復歿  
哀毀骨立事繼母撫幼弟以孝友聞凡邑中修理城工

書院等役咸推大啟主其事經畫井然一絲不苟平日非公不至勸捐四次以直道行之前撫院恒公福旌以功同濟饜四字現年七十四歲子顯文任事亦不避勞怨

附貢生成濬知州錫瑜子數歲父歿生母王氏明大義撫以成立訓誡維嚴入泮後遂不復試家居奉母束脩自好勸捐辦賑人無間言未嘗恃其家世與人爭訟亦不干謁有司恂恂如也子桂森年未弱冠已列邑庠誦讀精勤後起之秀

李沛杜村人慷慨好義賈於都門光緒三年旱南齊村築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三

堰引汾水灌地村人亦欲以工代賑而苦乏資沛獨貸數百金以成其事至秋獲豐收全活甚衆又由都中各同鄉勸捐銀數百兩歸賑本村里黨義之

劉德義下曲鎮人父士敏母李氏皆有痼疾奉事維謹妻郝氏能代子職德義經商於外氏事舅姑尤力年洎五旬始生一子且慧人謂夫婦孝感所致

閻和厚廩貢生張家莊人敦品苦學耄而不倦家世寒素安貧自守未嘗一涉訟事先是邑書院久廢每遇新官至和厚必稟請興復凡三十年具稟二十餘次人笑其煩弗顧也前邑侯丁公黃公今邑侯楊公陸續建房舍

籌經費延山長給膏火捐獎賞一一舉興亦和厚有以  
啟之今年八十有四矣肄業諸生僉謂其苦心不可沒云  
范啟堃記劉觀珩事

劉觀珩小字竈狗兒父北海北齊村人咸豐九年代人買  
茶於湖北時茶商富金錢揮霍自如海家已有妻復娶  
襄陽榜人任大貴女爲室相得甚歡次歲正月父病甚  
得家信促令速歸是時任女已孕相對泣涕乃分藏玉  
條脫各一枚堅訂後期而別抵家父已卒主人又因其  
折閱辭去之頃之妻王亦死遺一女繼娶李氏北海旣  
失業家計日蹙不復與任通音問同治八年兄福海歿

## 文水縣志

### 卷之末

志餘

四

同鄉之客楚者訛傳北海死任爲設位成服無復他望  
光緒三年夏大旱二麥無收北海病且饑一妻一女行  
偕填溝壑偶赴村外拾薪遇少年自遠至操南音問是  
某村否曰然有劉某者家在曰問之何爲曰是吾父  
也海愕然轉詢所據出條脫及任氏書驗之而信乃曰  
我卽北海也少年泣拜相將俱歸悲喜交集顧竈突不  
黔僅餘敗屋少年出金購粟海與妻女始得一飽先是  
任氏留襄旣於七月生兒六歲母爲定嫵鄒氏八歲入  
塾從漢口吳秀才讀命名觀珩旣得北海凶問旋知其  
悞任屢寄夫書皆不得達觀珩穎悟十四歲能爲文師

異之常藉以策羣兒羣兒嫉且誚之曰汝無父雖讀何益歸詢於母具告之卽欲爲尋父計母不可請於師亦以幼阻之勸待少長及是聞晉饑亟請於母母欲其畢媼始行觀珩固不從隻身遠來竟得相遇年甫十八也未幾攜金罄乃爲人傭耕掘野菜和糜以食父至五年正月謂父曰是不可長兒且歸楚貨貲產來此以圖久聚遂辭去咸疑其必不復來矣觀珩二月至襄三月母爲娶婦倉猝間產不得售會婦又有身至六年四月始奉母挈妻子來晉以所攜金置薄田家以小康今北海五十一觀珩二十二已生兩子噫若觀珩者可謂孝矣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五

范啟埜曰劉北海一薄倖不才人耳旣娶任若忘家有妻在又娶李復忘楚有任在且以遊蕩失業爲人所棄設其子至稍遲爲餓殍而已幸觀珩天性肫摯千里尋父非特得免於饑且易貧乏爲小康擁兩婦得一子二孫焉天之報施固不可知而觀珩之孝思弗可及已曩聞是事深切表揚適楊君蔗民召而獎之見其恂恂儒雅不類闖闖中人問昔所業曾讀四書及詩書易禮習八股爲半篇文今已棄而賈矣或且惜之予謂不然昔賢卜子以事父母能竭其力謂之已學今之學者不過博科第爲仕宦計耳使觀珩充其愛親之心以爲善異

曰者恤親鄰和鄉黨好義輕利排難解紛力所能爲有以及物皆事業也何必讀書且好官不過多得錢又何嫌於賈仕宦而貧無以養無功德及人甚且不賢有不  
如賈人者矣文邑近西河獨不聞段干木始爲何如人哉觀玠勉之俾他年續志者樂秉筆而爲之屢書不一書是楊君與余嘉許之心也

楊恩溥霍烈女傳

烈女霍氏邑東莊村民霍建盛女幼字南城都人李長齡比長長齡貧情不才建盛悔之將以女別字女旣不可亦未有間也會光緒三年秋大饑長齡益困建盛召之至諷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六

令退婚且啖以利長齡欣然書券持金去建盛喜以券示女曰李氏子貧而不才一身不自保已退婚矣當爲汝擇佳耦女愕然曰壻貧不才天也兒字李氏有年人誰不知安能事二姓兒又無罪李氏子何得絕我自是恒涕泣不樂女固有姿問名者麇至富家子某禮幣豐厚衣飾爛如建盛大悅受其聘並以示女冀移其志女畧不顧瞻猶謂絕婚非壻意潛懇鄰人約長齡面詰之囑早完娶則辭以貧女曰此何時尚論貧富耶但以車來誰云不可又以無資辭女出平日十指所積錢數千授之曰持此以往可速圖之得至君家餓死不悔異日君力田我佐以針黹亦可生

活保不以衣食相累也忍死以待稍遲不得爲李氏婦矣  
涕泣與訂期揮之速去長齡僞諾歸逾期不至而某姓迎  
娶日近女復浼鄰召其壻且責失期長齡無意得婦寄語  
與訣謂贈錢已罄行填溝壑善事他人無作癡想女大慟  
知事不可挽乃仰藥建盛百計營救不肯服大怒譙訶  
之女曰生爲李氏人死爲李氏鬼復何言瀕死叩頭謂父  
曰願歸骨於李氏語訖而絕時年十八建盛大恚置弗顧  
鄰某憐之爲具薄槨葬之李氏之塋以遂其志長齡卒流  
蕩餓死嗚呼如霍女者可謂節烈性生者矣女之所天者  
夫也不得於父猶可忍也夫也不良則望絕矣而女不以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七

貧富易其心雖烈丈夫何以加焉當饑饉時婦女流離不  
可數計其上者乃淪爲婢妾下此自非玉碎罕不失所女  
獨委曲求全迨至事不可爲從容就死不爲悻悻對親之  
舉尤可嘉哉倘得遂爲李氏婦卽飢餓迫切亦必不肯覩  
顏苟活可知何則其志素定也謂非節烈性生者歟生員  
郭儒與霍同里舉以告司訓李君養靜李君述於余余曰  
是可爲邑乘光矣因次其語而爲之傳且繫以贊曰麝雖  
糜香愈烈女雖死名不滅貧能安富弗屑父旣貪夫則劣  
蘭摧玉折獨全節一朝仰藥眞決絕與爲生離甘死別生  
不同衾死同穴吁嗟烈女心如鐵

楊恩溥攀龍臺攷

往蹟之顯晦詎不係乎其人哉如舊志載攀龍臺者何湮沒而不彰也考新唐書武后紀載士護始娶相里氏又娶楊氏楊於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以王禮葬咸陽永昌元年號士護周忠孝太皇楊忠孝太后以文水墓爲章德陵咸陽墓爲順義陵旣革命詔文水縣爲武興以始祖冢爲德陵睿祖爲喬陵嚴祖爲節陵肅禮爲簡陵烈祖爲靖陵顯祖爲永陵章德陵爲昊陵後改署昊陵爲攀龍臺又攷士護傳后於東都立武氏七廟先天中詔削士護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云云旣明言以文水墓爲章德陵爲昊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八

陵爲攀龍臺是士護與其祖墓俱在文水無可疑者今則久迷其處惟縣北有武陵村以名揣之似諸武之墓皆相距不遠而莽莽平原初無斷碣殘基可以蹤跡豈地近文河久淪巨浸中歟抑先天毀廟之時並其墓夷之歟皆未可知然昔賢子夏設教西河去文尙遠今則邑之西南卜山存焉其爲誦讀之地杖履所經亦未可必而人且爭之以爲快從可知不朽之名非陵谷可變遷而蹟之顯晦必以人傳也士護往矣其賢否何足論吾獨惜李嶠之片石亦與偕亡耳倘使古蹟巍然餘文可讀方且剔蘚剝苔摩挲捶拓上滂夫歐虞褚薛之遺豈非搜采金石者一快事



哉

范啟堃記弓孝子事

弓天吉者邑北張家莊人家貧業庖其事親也必恭必謹  
婉容愉色見者意怡母歿事父益力父偶患癰閉醫藥弗  
效宛轉牀席脹欲死天吉泣涕乏策詢諸人有給以爲親  
吮疽事者歸請於父不可再三言父不得已勉從之竟愈  
此二十年前事今其父八十三弓亦五十有九孝養如曩  
時人嘖嘖樂道之適修邑乘貢生閻君爾梅膺採訪任舉  
以告如此且曰梅非有私於弓也弓業賤士夫弗與伍事  
又不經顧俗日媮矣願志之以勵衆余曰是可以愧世之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九

薄待其親者矣遂志之或曰是不典而行甚愚盍去諸余  
曰否孝庸行也而其事每至奇往籍所傳有割股刲肝者  
滌穢嘗糞者糞至污也孝子竟忘其不潔何哉彼其心祇  
知有親耳天吉素不讀書一聞人言效之弗顧其心亦惟  
是求愈父疾耳初不知是卽所以爲孝又遑稽其典與不  
典哉彼夫吮癰舐痔之流犬吠雞鳴之行趙文華刻名虎  
子郭宏霸染指厠媮虧體辱親靦然爲之而不恤以視天  
吉賢不肖更何如也又其愚之不可及也抑又聞之啜菽  
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天吉一庖人刀匕是供傭值有限  
而其父乃耄健如斯意其平居色養必有以甚娛其親者

愈疾一事特其彰彰者耳是爲記

陰步霞燈山寺記

周家山村距邑西北二十里與熊耳山隣其東建燈山寺不知所始故老傳聞昔有優婆夷元貞者汾陽仁岩里人也因賞熊耳牡丹之盛經此止宿夜漏將半忽覩村東大山中萬木森繞佛火晶熒爰有琳宮玉宇之麗與梵唄讚佛之聲恍兮惚兮若近若遠而不可終窮焉旦詢村人曰是山也南倚疊嶂北枕層巒蒼松綺望列柏飾巖石壁峭立亘乎其間時見燈火通夕熒然懵不知其所以僉名之爲燈山元貞曰嘻是爲佛火神之所依若建道場靈其妥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十

之襄茲善舉是所望於諸檀施矣僉應曰諾元貞於是發勇猛心誓堅定力諏吉興工欲鑿石壁爲三洞堅拒鎚鑿乃伏地膜拜以祝石落如腐砮然中開露法象三莊嚴妙好出自天工萬衆和南稽首稱異遂於其地造寺一區名以燈山復立勝會今不知幾何年矣寺經屢葺完好如昔每值會期與風清月白之夕猶時見佛火上下山谷間通宵朗燭焉

憫荒吟

乙卯  
副榜 李鍾英 邑人

荒旱連年草不生枉拋心力盼秋成眼看赤地眞千里蠲

賑頻施感

聖明

此番饑饉莫言貧高屋肥田亦等倫典賣無人承手去死  
時還是綺羅身以下富室

圖書名蹟盡前賢祖父搜羅費萬錢盡被收荒收拾去換  
將一飽也欣然

農民屢次苦無年羅掘難將歲月延戚友鄉隣無可告家  
家同病不相憐以下貧農

連日家家爨火寒米珠騰貴糶來難親生兒女甘拋棄祇  
爲多分一口餐

道上生人似餓鴟手中奪食急奔馳可憐依舊填溝壑縱  
飽飢腸到幾時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十一

到得糞餼不繼時學生个个盡流離寒羶獨坐蕭齋裏滿  
腹文章餓不支士

囊金裘馬走通闌欲顧家鄉水復山祇惜人來遲半月有  
錢難寄鬼門關商

竟日傭工數十錢那堪斗米值三千惰勤一樣無生路祇  
有前途是九泉工

飄飄弱絮忽沈淪片片飛花落錦茵餓死從來說事小更  
多玉骨委輕塵婦女

孤孀相伴走郊原匍匐荒田掘草根凍餓嬰兒啼不住斜  
陽平野暗聲吞孀孤

年年璋瓦賀新生何事今年少降庚凍餒迫時人待斃閨  
房兒女也無情

年終剩得幾家存免賀新春各閉門柏葉桃符無瑞彩滿  
街塵土一荒村

四郊殫瘁花含淚千里人稀月自明獨伴孤燈村寂寂通  
宵雞犬不聞聲

幸蒙 大憲撫人民乞糴分金遍省隣疏奏  
九重頒惠典萬民千里慶回春

丁丑戊寅之荒爲二百餘年所未有誠有目擊心傷  
不得已於悲歌者茲於二十首中選刊十五首以備

文水縣志

卷之末

志餘

十二

采風之選語語紀實不失竹枝遺意至晉民素鮮蓋  
藏不知積粟如憫富諸作喚醒不少後之覽者庶知  
稼穡維寶乎

補遺

劉體仁字敬亭增廣生安仁都人自幼失怙家貧以教讀  
餬口後因母老多病家居奉事男耕讀女紡織爲養親  
計依依膝下數十年如一日外祖母無子體仁承母志  
養生送死始終無間言又創修宗祠置祭田春秋率族  
人祀先以昭親睦子四孫八曾孫十二元孫五同治年  
閭里爲立五世同堂匾今裔益蕃衍僉謂孝行之報